

随笔

大炕记

王祥夫

小时候，我们住的那个大院子可谓是深沉阔大，院门只开在北边，那两扇院门亦是阔大，关时要两个人同时推动，刚刚住进那个院子，那两扇大门夜夜都要关拢，“吱呀”推动，“哐啷”关定，大门上开着一个小门，小门便轻便许多，夜里有人出入，只须轻轻开合。院子的南边原来亦有两扇门，后来却被工人用青砖封死，院子大，是东边三排，西边倒是五排，每排皆有七户人家，晚饭时节，家家炒菜煮饭，炊烟从屋顶漫上去，又再平下来，平地亦有烟岚之气，这是夏日。

院子东边是护城河，河边长两排青杨，每到黄昏时，树上栖落鸟雀成百上千，叫声稠密响亮，聒噪中亦有说不出的喜气。青杨树下矮的那一排是紫穗槐，紫花黄蕊，虽是草木，却锦绣之质。从我家住的大院子出去，往东，便是护城河，当地人只叫它“壕”，若再加一个字，就是“城壕”。夏天涨大水，白茫茫一壕水与两岸平齐，只见燕子贴水飞，好不欢喜。

其实，我是想说说土炕的事，那时候，家家都是土炕，几乎没有睡床的人家。一条大炕睡五六个人，五六个花被窝在炕上相挨着一字铺开，好不花团锦簇，民间的寻常生活亦是那样有红有绿。冬天炕火是必须要烧的，所以，即使是数九寒天，睡在上边也是暖和和的。这样的土炕，一般分南炕和北炕，南炕就在屋子的南边，太阳整天都能照在炕上，北炕自然是在屋子的北边，一般来说，炕的面积要占到屋子的三分之一。也有一间屋子里有两条炕的，叫南北炕，这样一来，屋子中间的地方就小多了。一间屋子里有两条大炕的人家一般是人口多，比如说，老父母睡南炕，孩子们或小两口睡北炕。

古时候的人洞房，简直就是不能想象里边是一张床。最好的洞房我以为应该是陕北的那种窑洞，窑洞是圆顶，炕照例是要占到整个窑洞的三分之一，外面下着雪，刮着风，你睡在这样的土窑洞里的炕上，该是多么的温暖，多么的惬意。在北方，最小的炕是“棋盘炕”。这种炕一般都在堂屋里，它只占堂屋的一个小角，这个小炕一般都是和灶相连着，北方的土灶一般都是两个灶孔，前边在炒菜，后边的那个灶孔上的小米稀粥也许早已经熬好了，或者是正在煮着一小锅砖茶，满屋子的砖茶味，砖茶是什么味儿，还真不好说。这样的炕上可以放一张小饭桌，一家人坐在上边吃饭是很合适的，但你必须要学会盘腿，一顿饭吃一个钟头，你得盘一个钟头的腿，要是喝酒，而且是喝慢酒，比如从晚上六点喝到十点，你照例得盘四个钟头的腿，这是要有功夫的。这样的炕，也只能睡一个人或两个人。

在北方，客人来了，主人便会马上说，“上炕上炕，脱鞋上炕。”这话现在是听不到了。因为即使是在北方，现在人们也很少睡炕了。记得那一年，老金从上海来我家，他对我说，你要是想在屋子里盘一条小炕的话，你就打电话给我，我带上瓦刀来给你盘条小炕。可见，他是知道炕的结构的。我现在还在想，什么时候去乡下买一幢院子，到时候请金老兄过来盘一条小炕。会盘炕的人现在已经不多。炕盘不好，生起火来会“打呛”，“轰”的一声，像是什么爆炸了，屋子里马上都是黑灰，或者是烟不从烟囱里出，而是都冒在屋里。而最可怕的我认为就是“打呛”，“轰”的一声，有时候会把灶上的炒菜锅都给掀起来。

小时候，我住的家里有两条炕，里屋是大炕，外屋是小炕，就是我说的那种棋盘小炕。父亲和朋友总是在外屋的小炕上喝酒，动辄是一喝就喝到了后半夜，外边的大雪，飞飞扬扬早已是一两尺深……

小说

海兰花睁开眼睛看见巴根推自己的肩膀，巴根说：“姐姐，毛驴跑了。”海兰花用尽力气爬起来，看到小毛驴乌日根从沙漠顶上一溜烟儿跑了，跑得远，变成一个小黑点。

看到小毛驴跑远了，海兰花突然打了个寒战，这回完了，没有毛驴，他们走不出这个沙漠了。她往四处看，左边右边都是白茫茫的沙漠和像蓝玻璃一样的蓝天，一丝云彩也没有。阳光像火焰一样倾泻下来，晒到脸上像伤口被盐水浸泡一样疼痛。虽然隔着衣服，她的两个肩膀仍被阳光晒得火辣辣的疼。海兰花突然感觉到一种叫悲哀的情绪，觉得自己到了特殊的时刻——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。他们

姐弟三人要在这里无力地等待死亡降临，直至和这个世界告别。想到这里，她把巴根和江格拉过来，抱住他们的肩膀。两个弟弟被太阳晒蔫了，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这时的海兰花不光感到悲哀，还有彻骨的疼痛，是她把弟弟带到这里，却出不去了。她特别恨自己，眼泪突然冲出眼帘，流了下来。海兰花用手摸一下脸，看是眼泪，用舌头舔一下是咸的。她希望多流一点眼泪，好解渴呀。但是眼泪吮到嘴里，越吮越咸。

海兰花紧紧抱着弟弟，眼前出现了爸爸宁布的形象。爸爸眼睛带着笑意，他的头发稍微长一点儿就出现海螺样的鬈发。爸爸喝上一点酒，会用力



《盛开》 兰子 作

味道

随缘

介子平

夏日里，褪尽包裹，凉衣凉鞋，满大街的自得，也满大街的自卑。在“一胖毁所有，瘦了啥都有”审美观念下，自得自卑，皆因身材。以为只生活于物质与精神中，实也生活于信息里，媒介取代，网络无碍，世界的趋同，首先在于审美。

随大溜者失自我，迎合他人目光，总觉得自己不堪，某个瞬间，甚至觉得日子过得真没意思。纵使自得，不过一时，开局很动人，结局不完美，人生故事，大抵如此。女人的不自信，在于按照男人标准打造自己，波伏瓦说“女人不是生成的，而是造就的”。男人则不然，啤酒肚，八字步，外加地中海似发型，却也乘风扶摇，一副盖世英雄派头。无需断论，女人也影响男人，李大钊《朱文通等整理编辑》便说：“男子的气质包含着专制的分子很多，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、优美、慈爱的气质相与调剂，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，才能显出democracy的精神。”

胖也罢，瘦也罢，各美其美，各有精彩，对于自己，不过一如往常的习惯，对于他人，只是不痛不痒的感觉。悦目初不在色，盈耳初不在声，有些人初见时不以为意，时间久了，魅力四射。从容不迫的学养，乃无声之音，无形之相，此君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。生于繁华，终于沦落，瞻念前途，不寒而栗，远去的时间与青春，是躺在记忆里的疼。有朋自远方来，自然还要回到远方去，当时未能说出的话，已永远无处可说。有些话，合慢言不合尽说；有些人，合近视不合远观。

何以有生，怎么生活，与其迎合他人目光，不比增加自己内涵。说来容易，做来不易，鲁迅便说“改造自己，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”。抽簪散发，换了岁月，以前不懂，后来才明白。固执己见，出于天性，听不进去的劝，皆陈词滥调，虽如此，仍唠叨。不同的是，自言自语，知世故而不世故，知理而不争论。

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懂你的人自然会懂你，与胖瘦无关。

乡愁

菜窖

高海平

我们村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菜窖。菜窖要么在自家院子里，要么在院门外。我家的菜窖原来就在院子的一处空闲地，垂直下挖数丈深。

打这口菜窖时，我还小，父亲亲自操作，专门安了短柄馒头，短柄锨，菜窖的直径大小以能转身子为准，太小了，活动不方便，太大了下窖时两腿够不着。父亲在下面挖，我们兄弟在上面用绳子往出拽土。就这样一点点地挖出了两丈深的窖。菜窖里面还不能太小，小了放不进多少东西，垂直下挖两丈左右，平地往进掘出几平方米的地方。萝卜、白菜、红薯、土豆……农村秋天田野里能种的过冬菜，最后统统被堆放在菜窖里，整个冬天任凭寒风呼叫，冰封大地，菜蔬在窖里安然无恙。

村民很少炒菜，指的单炒菜，冬天吃得比较多的是烩菜，也就是萝卜白菜粉条一锅炖。这样的吃食已经够简单和节约了，但是我印象中也很少吃过。第一是缺食用油，烩菜也要用油啊，第二，这样的吃法在村民眼里是一种浪费。

院子里要增加一孔窑洞，便占了菜窖这块空地，不得不把菜窖另外选在院门外的地垄下。这口菜窖相对简单，斜着挖进去，不需要很深，便能达到储藏的效果。这是搬到新宅以后我家菜窖的状况。

在老宅子居住时，菜窖就在南沟土崖下的菜地里，头顶有三爷家沙果树。那时候居住大院的菜窖都在院子外，院子里不可能挖菜窖。这样就存在一种情况，有的菜窖被手脚不稳的人偷菜。萝卜、红薯、土豆，家家都能种，一般丢不了，被偷的往往是比较稀少的白菜。萝卜、红薯、土豆这些土里长的菜蔬基本不依赖雨水，而白菜不同，要经常有水浇灌才行，所以，白菜是生产队集中种的菜。拣一块有水源的地，有专人侍弄，从菜籽入土到长成，全程负责。到了秋季末，一颗颗大白菜像白胖的娃娃，生产队按家户人口分配，村民对这样金贵的菜，自然舍不得放开吃，便放在菜窖里，偶尔有亲戚来了，打开菜窖，扒几片菜叶，饭菜就有了意想不到的清香。



《山路》 辛俊伶 作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23

鲍尔吉·原野
著

《乌兰牧骑的孩子》节选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23

乔忠延
著

《幸福从安全出发》节选

一个部族如何演进为国家？国家与安全有何关系？这就需要从头说起。

帝尧在平阳办的第一件大事是观天测时。那时候，天地间迷蒙多于清晰。日月虽然有序交替，草木虽然有序枯荣。可是，这交替，这枯荣的规律还没有被混沌的人们认知。神农氏炎帝尝百草，使先祖从猎物充饥的习性中挣脱出来，由单纯的采摘籽实果腹，开始了播种、耕耘和收获。农事的出现是一种进步。这进步可以解脱人们因无猎物所遭受的饥饿，这进步却需要人们对于自然轮回的认识和把握。人们是从身边的物体认识大自然的，在他们眼中，季节是随着河水变化的，汾河的水涨高了，漫溢了，浪滔滔的了，那一

定春暖多日，花开多时，遍地草木肯定已经蓬蓬勃勃。这蓬勃的时日，必然炎热难熬。倘要是河水下降到岸宽水瘦的时日，苗木早已收敛了自己的荣显，萎缩枯干成抖索于寒风中的枝条。这样的领悟指导着他们的播种和收获。汾河涨水，草木展叶伸枝，一片片垦开的秃地上便有了撒种的身姿。水退河浅，收获后的人们也就龟缩进草房中躲寒藏冬。

不过，自然也有其不正常的表现。明明籽实已经脱落收藏进人们的棚屋，汾河水早该退落，偏偏连着下雨，雨水滑进河道，水流连连上涨。雨停了，又没有西北的寒风卷来，南面的风便趁势北上，因而，天地间似乎又要春暖花开。

故事